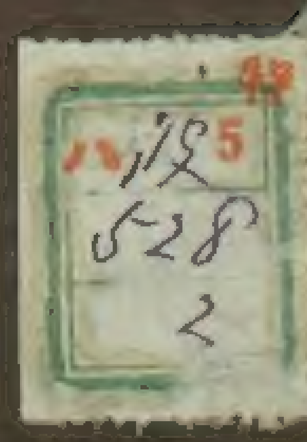
東坡禪喜集　坤





新刻東坡禪喜集巻之六

書諸經後第六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脩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怠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擧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爲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眞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滅依僧皆以是故維鎭陽平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實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溫靖公實能

致龍與相賓友曰雨曰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于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爲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止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祇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物無二覺既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爲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墮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應感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其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書若逵所書經後

懷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忽我故若不忽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逵若能一念了是法門于刹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忽失一句

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金光明經後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殯于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于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爲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於軾曰書經之勞微矣不足以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眞實語也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嘗聞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顧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即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于此取涅槃若諸菩薩急于度人不急于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冤親拒受內外障護即卵生相壞彼成此損人益已即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託有無即濕生相一切幻變爲已主宰即化生相此四

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
就則此四相仗我諸根爲涅槃相以此成佛無有
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非寓非實今
汝若能爲流水長者以大願力象取無礙法水以
救汝流浪渇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
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即捨離如薩埵王子捨
身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凌可怜憫者汝即布施
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飢就食如渇求飲
則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過再拜稽首願書其
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書楞伽經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説微妙第一眞實了義
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摩以付二祖曰吾觀震
旦所有經敎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
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
達者神而明之如盤走珠如珠走盤無不可者若
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智則狂而已
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
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拍掌喜笑爭譚禪悦高者爲
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

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悞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于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

心要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慧光渾圓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敎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于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金剛經跋尾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獨拊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即爲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譚君文初以念親故亦入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淸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況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爲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內行純備以是衆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其正見使此經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釋迦以文教其譯於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還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故

具石請予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總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畧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郞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谿諡號決非桂帥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紹聖二年六月九日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慶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三

人皆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臥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八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

以子見父厭離之極尋鷄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嚥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淨米太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新刻東坡禪喜集卷之六終

新刻東坡禪喜集卷之七

序傳文疏書第七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敘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焉知眞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

行則衆衆疾走常得大通無盲而隨入則車輪曳
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也錢塘僧
思聰七歳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
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遂讀華嚴經入法界海慧
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愛敬之秦少游取楞
嚴觀世音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而不已自聞
思脩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爲蘧廬而況
書詩與琴乎雖其苦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
斲輪傴僂承蜩苟有以之具巧智物無陋者聰若
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
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聰得道
淺深之候

○僧圓澤傳

洛師慧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
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
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
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
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峨眉山
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
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

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甕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愼勿相近惟勤脩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囘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三十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南華長老重辯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

既茶毘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余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爲何物棄之

尸陀林以飼烏鳥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祭龍井辯才文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

五入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欲獻山澤改容誰其一盃往弔龍井我太杭將白麥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太將安從噫參寥子往莫必歸矣無他人莫寫我胸

龍井一作井龍

○捨銅龜子文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于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爲四恩二有捨之故人王頤爲武功守長安有脩古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余余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豈其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

京師禪學之盛發于本秀二公本既還山秀復入寂駙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適在錢塘實爲敦勸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法涌道于青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獨涉二門雖吾先師不異是說質之孔子言無言不爲穿窬仁義不可勝用博施濟衆堯舜其猶

獲聞我願法演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潑嚴
峻時詞未証謂証之人本自不然伏惟珍重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大士未曾説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
石塔之事太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
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
必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
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
○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
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
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
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于相形吾
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
覆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喩以
形其以形語也捷于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
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眞以爲巧也雖然自禹
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于江時有得之者戯以
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
者如棗菱芡其一如虎豹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

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强爲一呷使自今已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

○後怪石供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怒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幷一石盤云

○答范蜀公書

承別紙示論趙藥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黑眼

前安見衛國公欲哀而救之人問所以救者亦予何
人固不敢安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禮樂以
為干櫓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盛心予亦
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寡坐靜室常作是念試觀彼
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
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衽而退
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答畢仲舉書

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為閑居之賜甚厚
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麁
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
無益然終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
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
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
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
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也實美而
真飽也不知君所行於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
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
本期于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
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

知一作參

以爲戲尓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作冤業乃爲至足二三復斯言感歎無竆世人所作擧足動念無非成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答參寥書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爲默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知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

終

庵一作安

新刻東坡禪喜集卷之八

○禪喜紀事第八

蘇子由謫高安雲庵時時相過有聰禪師亦蜀人一夕雲庵夢同子由聰迓五祖戒禪師既覺語子由而聰亦至子由曰方與洞山説夢子今來同説夢乎聰曰夜來夢吾三人迎戒和尚子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而坡至則以語坡坡曰軾七八歲常夢是僧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托宿及謫英州雲居佛印遣書至南昌坡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

常一作當

錯脱也、欲監玉局觀作偈答南華長老曰、惡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卻著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冷齋夜話

蘇子瞻九日尋臻闍黎、遂泛小舟至慧勤書院、詩云、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南屏老宿閒相訪、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蕊嚼黃金、扁舟又載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西湖游覽志餘

有室曰楞伽、宋太子少保張安道自翰林學士出守滁洲、一日入瑯琊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安道續書其殘軸、筆跡宛然如昔、元豐末東坡居士蘇軾過南都、安道出此經授軾、且以錢三十萬使鏤板印施於江淮間、軾曰、此經在他人猶爲希世之寶、況於公乎、請家藏爲子孫無窮之福、金山龍遊寺主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盡、書而刻之則無盡矣、軾乃留金山、元請代書之、使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鏤板流傳四方、並道丙子主僧寶印與軾寫經處扁曰楞伽室。說郛 戴埴

風篁嶺、多蒼筤篠簜、風韻淒清、至此林壑深沈、迥

出塵未流淙活潑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絶嶺故叢
薄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楚名曰風篁嶺
瞻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
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遂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子瞻紀之詩云
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
秋去住兩無礙人士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捲
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鱉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
名實浮我比陶令媿師爲遠公復送我過虎谿溪
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大千在掌握

寧有離別憂 田汝成

東坡在惠州時其家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
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
到矣因請書以行佛印因致書云常蕭退之送李
愿歸盤谷序愿不遇知于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
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
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
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盻成空何不一筆勾斷
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
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駕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

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著衣吃飯處痾屎撒溺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則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腳下承當把三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錢世昭

哲宗問左右蘇軾襯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時帶一軸彌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 唾玉集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

礙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之句則於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笑邂逅見詩云中年忝聞道夢幻講以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苦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心安後失卻當年覺痛人贈東林總長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蓋有雖病老衲不能屈也 詩話總龜

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歩以書抵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三等接人元得書經來東坡迎笑問之以偈為獻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東坡拊掌稱善 詩話總龜

東坡求龍井辨才師塔碑於黄門書云兄自覺譚佛不如弟今此文見欒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為坡公所取惜火失其書翰 蘇籀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歴者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即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如太公則廉時為僧雛侍側毎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黒子若星斗状世人不得見也即北山君謂顔魯公曰誌金骨記名山籍是也

仲殊嗜蜜思聰嗜琴東坡詩所謂搊得琴聰與蜜仲殊者是也仲殊善詞而小調尤勝而訴衷情詠西

湖詠夏景風流蘊藉不減少年然恐非蓮社本色也 西湖遊覽志餘

雲闍黎者居寶山蘇子佐都遊寶山偶入方丈小院閴然有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對問其鄰僧曰此雲闍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不數月至蘇子再往訪之形以詩云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室淸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佛亦無對酬今來復扣戶空房但颼飀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卻疑此室中常有斯人否所過孰非夢事過吾何休 西湖遊覽志餘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謂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鬢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鱉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西湖遊覽志餘

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塘訪之酒中子瞻令官妓馬聘聘乞詩于參寥子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

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 同上

蘇子瞻嘗謂予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遍爲念與之闊略可也 張商英

皎然禪師贈吳馬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外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東望西笑東坡代答曰寒時便慣熱時風飢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向西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百斛明珠

人間無漏仙兀兀三盃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眠雖然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眞箇是余奉使關西見郵店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故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此老言心之正與孟子言人之性善何異 同上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二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谷曰此老於般若橫

訖堅説了無剩語非筆端有口安能吐此不傳之妙乎 冷齋夜話

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時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爲北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待其至授之以爲他時語錄中第一問云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上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江頭十八灘

東坡南遷有侍兒王朝雲請從行坡佳之作詩有序云世謂白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枝詞佳其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

屯一作聲

去落誰家樂天亦曰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則樊素竟去也余有數妾四五年間相繼別去獨朝雲隨余南遷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方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蓋紹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朝雲卒葬于西禪寺松林中直大聖塔和前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

竹根無遠近夜深惟禮塔中仙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寄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于道可謂至矣予問寄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寄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矣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汧陽豬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豬夜逸置他豬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食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學未敗耳屠酤賣肉娼女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寄國曰唯唯

東坡云日者王寔王寧見訪寔韓持國少傳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寔寧皆曰自致政尤好觀伎嘗自謂人曰吾已癃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顧為某傳一語于持國可矣寔寧曰諾敢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夫即

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然諸子乃遑遽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請一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坡

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蔕于心眞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東坡汲穎詩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須溪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覩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丹鉛總錄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

遺雷轟耳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子邁在東
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盆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
翅哀鳴邁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
見邁不矜有蝡動視之乃蟲也妾遽以指爪隕其
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今
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
奈留我何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
彼要當捨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鱠魚之命是豈
鱠魚囑人耶妾大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了
巳東坡舅氏訟之曰心即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

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感易流幸其作如是
想有何不可　蝡音軟細蟲動貌也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其道州亦論
見生鵞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于我耶子
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餘皆幸作
一盃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
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吾口雖腥羶之慾未能
盡斷且一時從權爾魯直曰吾兒從權之說善哉
魯直因作頌曰
我肉眾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

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
何如

子瞻聞斯語愀然歎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被閻
老之責乎 黃魯直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爲東軒長老其壻曹煥
往筠余作一絶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出以
示圓通愼長老愼欣然亦作一絶送客出門歸入
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二絶一以答予一以
答愼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愼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一時得遍舊塵埃贈君一籠
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 余送曹詩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
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 愼和余詩

東軒只似虚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
處著雪堂自有老師兄 子由答余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過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
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 子由答愼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底處覓窮通偶留一吷千
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 余和愼詩

崔[illegible]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游過

夏口邨入廢佛寺坐松下和璞使入鑿地得罋中
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
悵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故人柳子玉寳此畫云
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
自杭州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
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方歎惜不
已殊曰雖損尚可脩曰柰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
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
邢和璞方信秦箏是响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
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
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
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京師求得其畫乃作
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
古名廸畫山水草木蓋絶妙一時仲殊本書生棄
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士也

破琴雖未脩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
新琴空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
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
絃曲 破琴詩引

新刻東坡禪喜集卷之八終

新刻東坡禪喜集卷之九

佛印問答語錄第九

○佛印爲僧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未爲僧日乃儒家流書無不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會飲必相諧謔在宋神廟朝因禱旱乃詔在京洛僧入內脩設道場演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竊聞詔僧供奉盍不冒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旣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銜恨後

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歎息前輩以僧對鳥無不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師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辨捷

○酒令相嘲

東坡與佛印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令曰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慳則富富則慳東坡見有譏諷即答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

○澗中取蛙

東坡一日攜宅眷遊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臨澗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聞此中有花紋小蛙可愛欲得數枚畜之盆池間以供清翫猶恨未獲坡戲之曰佛印水邊尋蛙吃佛印應聲答云子瞻船上帶家來（蛙與家二字借意也）坡頗恨之各分散而去

○題僧詩轉

佛印令一僧每于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僧乃攜詩軸求公爲序正所謂持布鼓而過雷門也公戲題之曰大杜下有小杜小杜下個猕傑出非吾

師而譏大杜者杜甫也小杜者乃杜牧之也牧之工詩時人謂之小杜杜字與肚同音公以此譏之不知獻詩僧爲何物耶

○題像

東坡一日曾爲佛印題眞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掛只好擂醬別一日佛印卻與東坡題云蘇鬍蘇鬍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蓋以子瞻乃爲薄薄鬍也

○聯松詩

東坡過天竺一寺佛印欲語間因言寺前兩松昨爲風折其一悵恨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舉以示坡云

龍枝已逐風雷變減卻虛窗半日涼坡續云天愛禪心圓似月故添明月伴清光佛印喜而歌歎服不已也

○遊藏春塢

東坡居西山探徐都尉於所居之處面山闢一花園廣植奇花異果名做藏春塢時値芳春名花競秀盛稱一時東坡同佛印相訪之値徐都尉出外兩人不遇洞門鎖鑰無得啓扃俱各悵然見樓頭有一女人美貌凭欄凝望東坡遂索筆題一首於門上曰我來亭館寂寥寥鎮鎖朱扉不敢敲一點好

春藏不得樓頭半露杏花梢佛印借東坡韻又題
一首云門掩青春春自饒未容取次老僧敲輸他
蜂蝶無情物相逐偷香過柳梢各人題訖回去忽
日徐都尉回歸見所題詩在門明日乃約二人再
來久而不至因用前韻自作一首云藏春日日春
如許門掩應防俗客敲準擬款為花下飲莫教明
月上花梢須臾間佛印東坡又至徐都尉又出去
家姬女侍宴徧賞紅紫真勝集也酒各半酣坡至
席中贈一詞與姬女詞名帶人嬌　滿院桃花盡
是劉郎未見于中更一枝纖穠仙家日日笑人間
春晚濃醉起驚落亂紅千片密意難窺羞容易見
平白地為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
司空自來見慣徐都尉既歸見郎和坡詞付姬歌
此以勸坡大醉而去徐詞云○小苑藏春信道遊
人未見花臉嫩柳腰嬌轉停觴緩引正夕陽對晩
鶯談入蹴損海棠花片只悵春心當將露見小樓
外會勞目斷燈前料想也飢心飽眼從此去縈心
有人可慣

○聯句嘲僧

東坡與子由佛印同飲於水閣偶見一婦人洗衣脚

白東坡曰玉筋挿銀河佛印云紅倍照碧波子由
大笑詠後二句云再行二三五步浸入老僧窠

○遊飛來峰天竺

東坡在杭州與佛印同遊一日過山遇于九里松遲
手縱步坡見一山峰高峻峭郎問佛印曰何山佛
印荅云此飛來峰也坡曰何不飛去佛印曰一動
不如一靜坡曰若欲靜來如何佛印曰既來之則
安之東坡至一寺門妝塐金剛二尊問佛印曰二
尊金剛何者爲重佛印曰拳者爲尊行至佛殿
前見有奉佛者齋供羅列香燭具陳東坡復前問

曰金剛拿大齋供不及何也佛印云彼司門戶恃
勢張威降魔護法無預齋供所以時人有詩嘲曰
張眉努目逞精神捏合從來假其眞剛彼法門借
權勢不知身自是泥人東坡又上天竺見觀音手
持串珠又問佛印曰觀音既是佛如何持念珠是
何意耶佛印曰亦不過佛號耳坡曰念何佛號荅
曰亦只念觀音佛號坡曰他自是觀音如何自誦
自號未審何謂佛印曰求人不如求己坡復至寧
前致經一卷于其上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
念彼觀音力還著于本人東坡喟然難曰佛自仁

心豈有覓人之難而害人之命乎是亦去彼之
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佛印我体佛之意而[illegible]
正之可乎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
力兩家都沒事佛印曰善哉○南海觀音眞奇絶
手持串珠一百八如知求已勝求人自念觀世音
菩薩

○辨蝨

東坡一日與秦少游夜宴忽然得身上蝨謂少游曰
此垢膩生成少游曰不是綿絮毛汚成矣相辨久之
而不決東坡曰明日同問佛印若輸作一宴席酒

散少游私去佛印處謂佛印曰適與東坡辯蝨來
歷坡說垢膩我說綿絮毛汚生成他來問只說我
的眞當作餺飥會爲席少游密囑去忽坡至囑佛
印曰前與少游辨蝨來歷我說垢膩生他說綿絮
生等他來只說我是當作冷淘會爲席說訖兩下
到寺辨明佛印曰易曉耳是垢膩成身綿絮爲脚先吃
冷淘後吃餺飥衆大笑

○牛字令

東坡與王介甫設令各人預先言之取其外無可言
者罰作東佛印曰令中要用三百六十字中間要

牛字成令東坡先曰天下三百六十軍州惟有泰州出金牛王介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惟有春日打春牛佛印曰身上三百六十骨節惟有丑生人肖牛

○怕令

東坡佛印黃魯直三人飲酒至數盃佛印太小遣坡曰那太印曰怕片時即至及來坐行一怕令坡曰我有百畝田全無一葉秧夏已相將半問君怕不怕黃魯直曰我有百箔蚕全無一葉桑春已相將半問君怕不怕佛印曰和尚養婆娘相率正上床

夫主門外立問君怕不怕

○急急令

東坡在玉堂置酒宴會與黃魯直佛印三人飲酒數杯東坡行急急令先道令曰急急急穿靴水上立走馬到安邑走馬御回來靴裡猶未濕爭幾多二十三分黃魯直曰急急急連箭射粉牆走馬到南場走馬御回來箭頭未點牆爭幾多二三尺佛印曰急急急娘子放個屁走馬到西市走馬御回來孔門猶未閉爭幾多三五寸

○兩意對

東坡之妹少游之妻也一日妹歸集宴因食焙栗妹謂坡曰栗破鳳凰見（借意言內中黃見）坡思天下未嘗無對歎曰竟未能佛印來訪問坡有何者述坡曰欲作一對未能也因舉前事佛印應聲曰藕斷鷺鷥飛（言藕斷節出飛絲也）佛印復曰正如無山得似巫山聳此亦同音兩意坡即對曰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云何水能如河水清以水對山最爲的對

○佳對

東坡與子由夜雨對床子由曰嘗見鬻術者云課賣六文內卦三文外卦三文思之亦未易對一日同出坡見戲場有以棒呈戲者云棒長八尺隨身四尺離身四尺坡曰此語正可還前日枕上之對子由曰觸機而發誠佳者也

○刺字相戲

東坡訴毀一臣變新法由是獲罪其平昔所與交游者一時連坐謫斥廢職者不下一二百人系及佛印佛印由是獲罪法加鞭配有與其厚善者皆至慰勞且傷其刺字之苦佛印怡然歎曰拔佛胸題萬字老僧面帶兩行佛印後至一州太守命之使健卒二人肩輿以送佛印戲謂健兒曰健兒你背

擡我便是來須底金剛經面面皆有字開者莫不大笑

○風動敎化謎

東坡拾一片細畫和尚左手把一柄扇右手把長柄笊籬與佛印曰可商此謎佛印沈吟良久曰莫非關睢序中之語與東坡曰何謂也佛印曰風以動之敎以化之非此意乎東坡曰吾師本事也相與大笑

○千字文謎

佛印持二百五十錢示東坡曰與你商此一箇謎東坡思之必須謂佛印曰一錢有四字二百五十箇錢乃一千箇字莫是千字文謎乎佛印笑而不答

○題墨斗

佛印持匠人墨斗謂東坡曰吾有兩間房一間賃與轉輪王有時放出一線路天下邪魔不敢當東坡答曰我有一張琴五條絲絃藏在腹有時將來馬上彈盡天下無聲曲

○星宿令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東坡曰黄鶯兒撲蝴蝶不著虚張尾翼佛印應聲答

曰二郎神遶佛殿相稱鬼奎危婁

○題茶詩

佛印題茶詩與東坡曰穿雲摘盡社前春一兩平分半與君遇客不須容易點點茶須是喫茶人東坡答佛印曰嫩葉馨香兩味過感師遠托隔煙蘿烹來一盞精神爽好物元來不用多

○月素擅席

東坡謫官黃州一日佛印來訪居佛印于雪堂而寢食焉官妓月素者坡常喜其吟詩凡會席必命往焉坡方寢佛印月素適從外來坡問汝來何爲對曰適過門聞宴客敢來求一杯酒坡曰汝來援坐我作一令汝能還之令與坐要一物不喚自來不下用兩句詩坡出令曰酒既清殽既馨不喚自來是青蠅詩云不識人嫌生處惡撞來筵上敢營營佛印即還令曰夜伺曉歷思濃不喚自來是蚊虫詩云吃人嘴臉生來慣榜腹貪圖一飲充月素曰只將自身還令得否坡曰人亦天地一物備何害乃還令曰綺筵張日將暮不喚自來是月素詩云紅裙一醉又何妨未飲便論文與字東坡大喜其以巳自喩因命入坐同飲焉

○同官行令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佛印亦居其內中席東坡謂坐客曰某行一令上以二字顛説下用一詩[illegible]韻以發其意東坡曰閑似忙蝴蝶雙雙過短牆忙似閑白鷺飢時立小灘王介甫還令曰來似去潮翻白浪還西注去似來躍馬翻身射箭回秦少游還令曰動似靜萬頃碧潭澂寶鏡靜似動長橋影逐酒旗送又一客還令曰難似易百尺竿頭呈巧藝易似難執手臨岐話別間佛印還令曰悲似樂送葬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女之家日夜啼其一

客還令曰有似無仙子乘風游太虛無似有撈水分明月在手永升還令曰貧似富梢水滿船金玉渡富似貧石崇穿得弊衣行其一客還令曰重似輕萬斛雲帆一葉經輕似重柳絮紛紛鋪畫棟

借意狀物令

東坡又行令借字意狀一物名東坡令曰水林檎未是水林檎荷芰翻雨洒鴛鴦恁時方是水林檎少游還令曰清消梨未是清消梨夜半勿勿話別時恁時方是清消梨坐客還令曰清沙爛未是清沙爛八幅裙兒留半片恁時方是清沙爛一客還令

日紅娘子未是紅娘子凝脂二八誰家女恁時方
是紅娘子佛印還令曰茘枝兒未是茘枝兒水淑
還令曰肉蓯蓉未是肉蓯蓉暮夜千年朝食龍恁
時方是肉蓯蓉坐客還令曰地骨皮未是地骨皮
萬頃良田買斷時恁時方是地骨皮

○佛印長歌

東坡之妹聰慧過人博學強記尤工爲文有欲以秦
少游議親者妹索其所業視之曰秦之文粗足以
敵吾于由之才遂得諾伉儷後東坡在翰林日妹
往省之約奉來歸適佛印以長歌寄坡有勉其退
休之意坡讀之猶少凝思妹從旁過見之一覽了
然歎曰彼使汝作男子名位必在我上坡妹因喜得
縱觀翰苑未見之書乃遣价報書于秦姑遲其歸
因錄佛印詩以示秦云

野野　鳥鳥　啼啼　時時　有有　思思　春春
氣氣　桃桃　花花　發發　滿滿　枝枝　鶯鶯
雀雀　相相　呼呼　喚喚　岩岩　畔畔　花花
紅紅　似似　錦錦　屛屛　堪堪　看看　山山
秀秀　麗麗　山山　前前　烟烟　霧霧　起起
青青　浮浮　浪浪　促促　潺潺　湲湲　水水

景景幽幽潑潑處處好好追追遊遊
傷傷水水花花似似雪雪梨梨花花
光光皎皎潔潔玲玲瓏瓏似似蓬蓬
銀銀花花折折最最好好柔柔草草
溪溪畔畔草草青青雙雙蝴蝴蝶蝶
飛飛來來到到落落花花林林裏裏
鳥鳥啼啼叫叫不不休休爲爲憶憶
春春光光好好楊楊柳柳枝枝頭頭
春春色色秀秀時時常常共共飲飲
春春濃濃酒酒似似醉醉閑閑行行
春春色色裏裏相相逢逢競競憶憶
遊遊山山水水心心息息悠悠歸歸
去去來來休休役役

秦同書外即答短歌云示及梵僧歌詞重而意復字字作聯珠行行如貫玉想汝直一覽顧我勞三復裁詩思遠寄因以其類觸汝其審思之安表于心曲

倂疊字詩一首

[illegible]轉
憶　靜
期歸阻久伊思

泰之書信既到値坡與妹因遊湖上得泰詩且會其意因觀物用其体成採蓮歌云

採蓮疊字詩

閑 弄 溪 藕 漾 王

一　　　　　採

律 楊 綠 在 八 蓮

東坡亦即此成歌云

東坡疊字詩

力 微 醒 時 己 暮

酒　　　　　賞

飛 如 馬 去 歸 花

○字意成詩

北虜使至每以能詩自矜朝廷之議以東坡館伴之使苦索賦詩坡曰賦詩易事觀詩稍難耳因出長亭詩以示之

亭 景 畫 老 拖 笻

首 雲 暮 江 蘸 峯

有連環疊字詩今逐一明解于下

○佛印長歌正文

野鳥啼　野鳥啼時時有思　有思春氣桃花發

春氣桃花發滿枝　滿枝鶯雀相呼喚　鶯雀相呼

喚岩畔　岩畔花紅似錦屏　花紅似錦屏堪看
堪看山　山秀麗　秀麗山前烟霧起　山前烟霧
起青浮　青浮浪促潺湲水　浪促潺湲水景幽
景幽深處好追遊　深處好追遊傍水　傍水花
花似雪　似雪梨花光皎潔　梨花光皎潔玲瓏
玲瓏似墜銀花折　似墜銀花折最好　最好柔茸
溪畔草　柔茸溪畔草青青　雙雙蝴蝶飛來到
蝴蝶飛來到落花　落花林裏鳥啼叫　林裏鳥啼
叫不休　不休爲憶春光好　爲憶春光好楊柳
楊柳枝頭春色秀　枝頭春色秀時常　時常共飲
春濃酒　共飲春濃酒似醉　似醉閑行春色裏
閑行春色裏相逢　相逢競憶遊山水　競憶遊山
水心息　心息悠悠歸去來　歸去來休休役役

○少游疊字詩

靜思伊久阻歸期　久阻歸期憶別離　憶別離時
聞漏轉　時聞漏轉靜思伊

○坡妹採蓮詩

採蓮人在綠楊津　在綠楊津一闋新　一闋新歌
聲漱玉　歌聲漱玉採蓮人

○東坡詩

賞花歸去馬如飛　去馬如飛酒力微　酒力微醺
時已暮　醺時已暮賞花歸

○長亭詩

長亭短景無人畫　老大橫拖瘦竹筇　回首斷雲
斜日暮　曲江倒蘸小山峰

○取笑行者

東坡與佛印最厚一日去訪佛印語言投合不覺坐
久東坡倉皇登厠有一行者會意便隨後送些草
紙與之東坡喜其會事次日以本寺常住拾與披剃
一寺僧看駭然纔知其因[illegible]草紙之有功也後身

坡又訪佛印因而再至厠厠中各
將草紙進前東坡在厠所聞外面嘈雜作聲遂問
其故左右以實對東坡笑曰行者們自去腹上增
修了（以明字代腹字）不可專靠那柯屎處（以腹字代福字）

○四物令

東坡與佛印同飲要行一令即一處有四物或潔淨
或齷齪不許差韻東坡曰美姬房象牙床玻璃盞
百合香佛印曰推豬水瘰瘡腿癩人陰鬍子嘴

○鳩鷸對

東坡與佛印同飲偶一班鳩在上啼叫坡出對云斑

爲無禮老僧頭上叫姉姉佛印答曰白蟲有情小
姐胴前叮奶奶

○燒猪詩

東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來一
日爲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
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
誰甜

○東坡輸玉帶

師氏瞻詩註云佛印住蒜潤州金山寺東坡赴杭過
潤留數月一日佛印在寮與弟子入室東坡便
服入方丈見之佛印云内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
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佛印曰山僧有一
轉語内翰言下卽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繫
玉帶願留以鎭山門東坡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
佛印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内翰欲下何處
坐公擬議未卽答佛印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
鎭山門東坡笑而與之佛印取衲帬相報因有
二絶東坡集曰答之今常聞廣漢天寧泰長老與
其寮云云是時在金山掛搭目擊公與元老問答
如此余故敍於題下使後人知其本末云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姫

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冷齋夜話云先生悟其[illegible]爲戒禪師常衣衲衣故[illegible]

夢鎖言云裴休常披毳納於歌姫院持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所得可以説法爲人

又云此帶閲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illegible]

眞相稱乞與徉狂老萬回

傳燈録云萬回法[illegible]者虢州人也姓張[illegible]貞觀六年五月生師八九歳時言其兄戍安西[illegible]持信朝往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唐武后賜以錦袍玉帶

○取茶回之

東坡遣人往虎丘戴帽坐門檻上以見佛印佛印曰

上艸中人下木大人來取茶也回奈稟太人臍下

撇一筆之字也

○雕木人

東坡佛印同遊湖坡令人把木雕兩箇人頭一僧一婦放在水中丹手下撈起謂佛印又是你道姑該問罪印曰大人聽訴倘耐蘇州雕刻匠一塊木頭雕兩様一個是蘇太守夫人一箇是佛印和尚

○夫人對

佛印訪東坡偶値出外蘇夫人臥于紗帳中佛印出對曰綠紗帳裡睡佳人煙籠芍藥夫人見之寫曰青州池邊洗和尚水浸葫芦佛印笑曰和尚得對

佳人定出望外

○數目令

東坡山谷佛印同飲坡與谷密約止買肉三片行一令以困佛印乃謂印曰要説數目令能者方許食肉坡先言曰一六一八一十六且吃一塊肉谷亦取一片食之山谷曰一九一十八兩片一齊夾遂取二片食之止遺醋一碟佛印還令曰貧僧不識數且吃一碟醋

○馬上談

蘇東坡與佛印出城遊行佛印謂坡曰你在馬上十分好一似一尊佛也坡答曰你穿一領玉衆裟在馬上好似一堆大牛屎也印云我口出佛你口出屎隨從人呵呵大笑

笑談

新刻東坡禪喜集卷之九終

跋東坡禪喜後

子瞻盧山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說者謂子瞻猶是門外漢无山无水時全身跳入黒茫々地大氐禪爲生死不爲文字生死々根々於胷起初念胷起一念若使如蟻赴羶如蚉噆鐵心路既斷生死氷消故一切老胡痛棒熱喝總向人生

死初根一齊斬截到此方云盡大地是個悟門於一切微塵所轉法輪此何以故於背起處心路不行則草木瓦石無非大善知識艸搖木動瓦離石鳴無非老胡痛棒熱喝如是者是名真禪喜子瞻平日熟於荀孟孫呉晩遇貶謫落之窮鄉遂以内典為擯愁捐痛之物浸淫久之嬰然有得唐

有香山宋有子瞻其風流往々相形而耳借禪以為文章二公亦差去不遠香山云外以儒行修其身内以釋教洗其心旁以琴酒山水詩歌樂其志則分明一眉山之老人而已子瞻於生死二字雖不能與維摩龐蘊争一線然其譚咲發安坦然而化如其為文章則鋪禪之糟而因茹其華者

壽一作專

多也徐長孺彙集成編余故壽而刻之使天下老居士有生死心者披此卷或士大夫熱閙中欲乞清涼扇子不妨向予緇素前作一瓣香其或心力勇猛不願作文字禪者則請寘之毋以不肖爲戎首

心空居士唐文獻書

